

萍：

「夜深沉」又播出了那曲「魂斷藍橋」，淒側、幽怨的曲律，伴着窗外細雨的泣訴，聲聲敲碎了我這已憔悴的心，接你的信，幾天來，我驚濤於理智和情感的掙扎中，幻想着奇蹟的出現，緬懷於昔日的歡樂，悲憤着命運的播弄。難道幾年來在我們倆心中底情感所開出的花朵，就因了你父母的固執而應受摧殘、凋謝？

過去，我們不是曾有過那綺麗的日子；更憧憬過那甜蜜的將來，雖然在初中我們竟相處了一年，但是那一段美好的互砌互碰的時光，也足為我一生的回味了！記得嗎？在你我各進入竹師和省中就讀而將離別的一個夜晚，你會輕輕地對我說過——「一凡！不要為眼前的離別而傷感，應把我們倆的愛埋於心中，使它成長得更成熟，更甜美啊！」而今它是發芽，成長茁壯開花了，但却永不能結出那甜美的果實，就如我們在校園內共植的那棵桃樹，至今它雖然會是枝葉茂盛，紅花朵朵，但是人們無情的摧殘，却使它沒有結過果，甚而永不會結出果實了。

萍！昔日那一切瞬逝的歡笑，快樂，不就正如上次我們漫步於南寮海濱所共嘆賞而憂傷的！短暫而多彩的夕陽，繽紛七彩的晚霞！洶湧咆哮的汐潮波浪；岸邊海浪衝擊的水花，在逼近的暮色中，消失了它們的踪影，留下了蒼茫的夜幕，更留給了人們無垠的空虛，寂寞的傷感！

二年來為努力，我却未能實現自己的諾言，成為一個你父母所期待的醫生，而這也就是你父母反對我們的主要原因。

雖然我們有過那愚蠢的念頭，可是理智却一直警惕着我，不應把幸福建立在許多人的痛苦上，何況脫離了家庭，就必須面對那慘酷的現實，也許我們經得起現實的考驗，但是却抵不住那失去了天倫之樂的孤寂的煎熬！萍！在你父母的逼迫下，我已坦然的被摒於幸福的門外，在事實與環境之前，也失去了愛與被愛的資格，更中止了那美麗的幻夢。

『一凡，忘掉我吧！忘掉使你痛苦的萍吧！……記得今年寒假，在我們看完「天涯何處無芳草」的時候，聽到你正哀傷地低吟着那為娜麗麗華在悲泣吟誦的詩句：「時光是不再倒流了！草原有茂榮的時候，春天有再來的時候，但是時光一去不回……祇有讓我們在生命的殘餘部份，求取力量……」沉鬱悲涼的聲律，緊緊扣住了我的心弦，禁不住湧出了悲酸的眼淚，而你還在茫然地問我：「怎麼哭了！一凡，我知道你已深深的預感到我們今天的悲痛！……」是的，萍！逝去的時光，殘破的美夢，觸景傷情，一時確會使我深信王爾德說過的一句話：「男女之間沒有友誼，不是愛，就是恨」。更走上這極端的路——恨，恨你父母的現實。可是想到莎翁說的那句話：一個愛人「有兩種：一種是情愛，一種是成全。有時成全比情愛更偉大！」在事實與環境前，我只有默默俯首，在今後的歲月中，我將不忘為你的幸福而祈禱，當有一天我聽說你是生活在幸福中，我只希望你在歡笑中，偶而能憶起了我，將更我感到了最大的安慰！再見了！萍！

(上接第33頁)

時，一下子跑出二十多個「裝甲兵」，連長不得不請警官來一個一個檢查。

軍中還流行着一句話「打野外，小禮拜」，記得我們在上班演習時，教官吩咐各隊各自帶開槍，排佔一個山頭演習，我們到指定地點後，把步，每機槍架好，便躲在樹叢中聊天，派一名哨兵在崗上「監視」連長和教官，如果發現他們上來，馬上通知大家就位，開始演習，結果教官和連長不但被我們騙過去，還稱讚我們演習演真。好幾個早上或下午，都在這輕輕鬆鬆中渡過去。

在三個月約受訓中，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晚點名後，排長突然宣佈：「近來大家精神太散漫，我們來一次軍紀教育，解散後，左腳打右腳綁腿，右手拿左腳綁腿，左手帶圖板，帽子反戴，一分半內集合完畢」。在軍像頭腦本已變得混雜，加以一急一慌，不免有所失誤，檢查結果，凡是不按規定做者，一律以違背命令論罪，罰伏地挺身三十下。還好，軍紀教育只實施一次，否則長此以往，一定會得精神崩潰症。

當集訓進入尾聲時，一門變得緊張而刺激。「

機槍射擊」，數以百發的子彈頃刻間由手指扣動去，激起一片塵沙；「滲透戰演習」令人驚心肉跳，頭頂上有機槍掃射，身旁有炸藥爆炸，匍匐前進五十碼，再上刺刀衝鋒，投手榴彈，這一下可不笑了；還有行軍，可是是案劇的壓軸戲，槍、背包加起來不下三十斤重，許多人還在防毒面具袋內塞了不少糖果，汽水和罐頭，從中午十二點出發，到半夜才回來，去的時候大家還有說有笑，以為是畢業旅行，回程時則累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總之，八十多天的日子，留下了八十多個像戲、多彩、難忘的圖頁。在教室裡，聚精會神，洗耳聆聽，我們從各種兵器課程，一般作戰常識到革命哲學，政治及反共抗俄鬥爭教育。操場上，從各種基本教練到排教練；由教室到操場，然後到野外，大肚山的步哨實施，斥候搜索；還有燈塔山，假村莊……，無不留下了我們演習的踪跡；風吹雨落的日子，我們奔馳在操場，夜靜月明的時刻，我們高歌！曲在山頭……。時間就在操場，教室、野外的互換中消逝了，然而這一切的一切，依然飄浮在我的腦際心懷，永銘常憶。